

隐匿的路标

——马克思的“自然史—人类史”方法

王锦刚 著

本书以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及其方法为主要线索
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自然史—人类史”思想的内涵为主要内容。在马克思对西方历史哲学的批判视野中
对马克思的“自然史—人类史”的概念、关系、本质、特征、原则等一般方法进行梳理和阐述，并在此方法基础上
对马克思所阐发的具体的人类史方法和“自然史”方法的内涵、实质和过程展开论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隐匿的路标

——马克思的“自然史—人类史”方法

王锦刚 著

本书以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及其方法为主要线索

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自然史—人类史”思想的内涵为主要内容，在马克思对西方历史哲学的批判视野中，对马克思的“自然史—人类史”的概念、关系、本质、特征、原则等方法进行梳理和阐述，并在此方法基础上，对马克思所阐发的具体的人类史方法和“自然史”方法的内涵、实施和过程展开论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隐匿的路标：马克思的“自然史—人类史”方法 / 王锦刚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9
ISBN 978-7-5161-3270-8

I. ①隐… II. ①王… III. ①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
研究 IV. ①A811.6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406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燕郁霞
责任印制 王炳图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25
插 页 2
字 数 260 千字
定 价 4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思想的历程就像探险，抑或旅行。无论像亚里士多德那样逍遥于“林中路”，还是像马克思那样不畏艰险地攀登“陡峭的山路”，只要在路上，人就总要有前进的方向。道路与方向的统一体就是路标。旅程不能没有路标，思想的旅程也是一样。这本书所致力探讨的主题就是马克思的思想路标。

本书的主体形成于三年前我所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时隔近三年时间，我才有勇气把它拿出来，并非是敝帚自珍，而是它确实实实在让我内心很纠结。一方面，我每每会为自己对马克思的思想有一点点新的理解而兴奋不已；另一方面，这又会随即使我陷入一种深深的恐慌当中：我是否过度解读了马克思的思想？这种纠结一度陷我于难以自拔的困境：我越想使我的论断接近完善，我就越是难以修改这些即成的文字。也许，它们在写成的那一刻起，就已经不属于我了。

无论如何，我要把自己这十几年阅读马克思的想法说出来。在我开始准备哲学学士的本科毕业论文的时候，就对马克思的历史观、历史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我写的是关于如何理解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那篇论文写得很肤浅，没有新东西，在师友们看来只是一篇混文凭的“作业”而已。但是，它却是我实实在在阅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一点思考。我毕业之后去了遥远的南方工作。那段陌生人社会中心灵孤寂的日子刻骨铭心，陪伴我的，除了思念，便是对马克思著作的阅读。

两年后，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回到了北京，研究的方向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我一直关注着恩格斯“历史合力论”基本理论的研究状况。我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个理论被无限放大，被过度解读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基本原理。有的论文甚至据此发明了“社会历史力学规律”，解释历史发展动力时用以说明人的意识作用的“社会力学”的“平行四边形法则”。可我认为，这种解读绝对不符合恩格斯的原意，甚

至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于是，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再次成为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

我认为，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只是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运用的一个比喻，于是，我试图把语言学中关于隐喻的理论作为论证方法去解蔽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当行将结束论文写作时，我蓦然发现：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背后隐藏着一个很广的理论域，有着很深的理论内涵，根本用不着所谓的“语言学方法”来重新认识这个理论的深度。失望之余，自己也很惊喜，虽然绕了一个大弯子，但总还是有收获的，这就是我自己“读出”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思想！有了这个发现，我再回去阅读原著，顿时觉得那字里行间都是历史辩证法的影子，然而我却把这最珍贵的思想像尘封的历史遗物一样埋在马克思的文海之中。

在接下来的三年中，我一边工作，一边琢磨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思想。在考取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以后，我开始对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思想进行系统的研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中，我读到这样一段深刻的话：“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我豁然开朗：马克思的思想就是历史科学，他终其一生的理论追求和思想建树就是建立一门统一的历史科学。而这段话更是明确表明了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思路，那就是在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统一中去阐发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

联系马克思著作中关于自然史和人类史的表述，这一思想犹如闪电一般划过我的头脑。我确定这就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脉络，是他理论研究、展开和深入秘而不宣的内在线索。这条线索草蛇灰线，伏延千里，是我们完整理解马克思思想的路标。

因此，我主要着力阐述如下两个观点。

第一，我们现存的社会处在马克思所言的“历史社会”阶段，也就是资本关系主导下的社会历史阶段。“科学”是这一阶段的最高范畴，它是当下把握世界的主导方式。因此，“历史科学”是当代的总体科学。它突出的特征就是具有实践的客观性，又具有实践的主体性，是实践的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把马克思的思想看做一门历史科学，既没有抬高它的成分，亦没有贬低它的意思。说没有“抬高”是因为，我们公认仍然生活在马克思的

“历史社会”中，我们尚未超越这个历史时代。而马克思又是公认的对这个“历史社会”认识得最深刻，研究得最深入，解释得最合理、最有说服力的。在与马克思同时代的思想家中，这一点是明显的，即使在时代变迁中，它仍然有对当下生活的解释力。

说没有“贬低”是因为马克思自己也认为这个“历史社会”一定会被超越的。马克思思想本身也是要超越的。我们反对哲学是“科学之科学”，我们也要彻底地反对马克思思想是“思想之思想”。任何把马克思思想自然化、永恒化甚至是神化的做法，都是违背马克思思想本身的，那才是对马克思思想真正的“贬低”。

第二，任何理论的创新的前提都是方法的创新。没有新方法，就不会有新思想。马克思的历史科学的建立，关键在于马克思发现并应用了一整套历史科学方法。马克思没有实现对这些方法的专门的阐述，它们贯穿于、散见于马克思各个时期的著作和手稿中。

马克思生前曾经有过阐述自己的“大写字母的逻辑”的想法。但是，由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上的紧张研究和身体状况的变化，他终究没有实现这一愿望。马克思在他的大量的手稿中已经不断地在总结和重申自己的方法。我在阅读中认为他的方法就是他研究历史科学的方法，这个历史科学方法就是“自然史—人类史”方法。

马克思认为，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即可以从实践的客观性和主体性两个方面来考察，据此可以把历史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所谓自然史，即自然科学，就是从实践的客观性考察历史的科学；所谓人类史，即人的科学，就是从实践的主体性考察历史的科学。以自在自然为基础和前提，人们通过实践不断地创造出人化的自然界、人工的自然界和精神的无机界。由于对象的主体性的增强，自然科学越来越摆脱非主体性的纯粹的客观性，越来越成为人的科学。人的科学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包括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必然成为人的科学，两者不可分割，相互制约。

作为历史科学方法，马克思在“自然史—人类史”思想基础上派生出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历史辩证法。在马克思的时代，自然科学已经发展起来，以其纯粹的客观性成为科学的范式，并通过工业日益显示出巨大的改造世界的力量。但是，自然科学还没有发展成为人的科学。因此，马克思认为应该大力研究人类史，他转向研究政治经济学。在政治经济学的研

究中，马克思得到的第一个方法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生活—意识的辩证决定论。一经得到这个方法，他马上把它运用到研究实际斗争中去。在此基础上，他又形成了社会有机体方法、阶级分析方法等等。

考察人类史的方法，即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其实质是考察实践客观性的主体性的方法。但是，人类史要想成为真正的人的科学，还要证明自身的客观性。因此，不同于以往的自然科学对纯粹客观性的考察方法，考察人类史还必须具有对主体性的客观性的考察方法，即考察人类史的“自然史”方法。所以，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马克思强调要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自然史”过程。这样，在人类史方法基础上，马克思又形成了考察人类史的“自然史”方法——辩证思维方法和辩证叙述方法，即历史辩证法，包括“抽象—具体法”、“从后思索法”、“普照光法”和“辩证法”等等。

以上就是我近15年一个人孤独阅读的成果。就像攀登一座山峰一样，我从一个简单细小的路径开始，逐渐地向上攀爬，一路上观赏到愈加奇绝的风景。虽然本书只是一个人的思想历程，但如果我的拙笔能把以上认识表达清楚并能得到些许认同，就达到了我的目的。

王锦刚
2013年3月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章 哲学批判：从历史哲学到历史科学	(8)
一 历史哲学中的历史主体性、历史客观性	(8)
二 马克思对思辨哲学主客体理论的批判	(14)
三 历史客观性理论：历史科学的奠基	(21)
第二章 实践批判：从自然社会到历史社会	(28)
一 历史社会的生成：“现实的个人”与实践	(28)
二 “科学”的实践属性：主体客观性	(37)
三 “历史”的实践本质：主体性与客观性的辩证统一	(45)
第三章 方法：从自然史到人类史	(52)
一 “自然史”、“人类史”思想的研究现状	(52)
二 “自然史—人类史”的定义与性质	(57)
三 “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统一	(69)
第四章 渗透：从目标到方法	(74)
一 目标延伸：从人类史到方法整体	(74)
二 总体框架：“现实的个人”的实践总体	(80)
三 价值维度：客体的主体性批判	(84)
四 开放机制：从主体性到客观性的互证	(87)
第五章 人类史路向：历史唯物主义方法	(96)
一 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诞生：“形态手稿”	(96)
二 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公布：《哲学的贫困》	(109)
三 “阶级分析方法”：《共产党宣言》	(119)
四 范例：《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123)
第六章 自然史路向：历史辩证法	(127)
一 辩证的历史思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128)

二	“研究的总结”：《〈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137)
三	辩证的历史叙述：《资本论》（第一卷）	(142)
第七章	纵向演化：经典作家的“转向”	(156)
一	马克思晚年研究路向的“转向”	(156)
二	恩格斯的历史科学的哲学化：绝对客观性	(164)
三	列宁对历史科学方法的理解：客观性证明	(176)
第八章	横向比较：历史科学类型与方法	(184)
一	微观历史学：绝对客观性和绝对主体性	(184)
二	宏观历史学：必要性、可能性与现实性	(198)
三	当代的反思：历史科学方法、理论和实践	(204)
结束语		(215)
参考文献		(220)

导 论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这一历史的一个方面。”^①这段话虽然简短，但它却清晰地表达了马克思所坚持的历史科学思想，而且揭示出其考察历史的方法、历史科学的任务和历史科学的研究领域。我们可以把它称为“自然史—人类史”方法。

这一思想贯穿了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构成其理论的总体框架，体现了其革命精神和价值追求。但是，一直以来，人们并没有深入挖掘和系统阐发这一思想。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这段文字的地位和影响仍然显得扑朔迷离。人们一旦注意到它，由于它本身所蕴含的丰富的信息，使其在他们的思想资料的研究中，更加显得弥足珍贵，越来越散发出引人注目的、与日俱增的理论魅力。

（一）研究的意义

第一，对这一思想的研究将有助于阐明马克思思想的“形式”问题，即马克思的历史科学研究方法问题。本书将以马克思的思想为主要线索，力图全景展示、立体演示、全程再现作为历史科学方法——“自然史—人类史”思想的发展过程，以及在这种方法指导下，马克思如何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历史辩证法。

第二，对这一思想的研究将有助于深入理解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历史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66页。

概念、实践概念。在当代历史条件下，这将有助于我们在新的理论环境和实践发展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第三，对这一思想的研究将有助于厘清马克思思想与西方历史哲学的关系，以及与西方各种科学方法之间的关系，阐明马克思历史科学思想从批判西方历史哲学而来又超越西方历史哲学的过程。这也将有助于加深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关系的理解，以及对“后现代”历史理论的发展等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

第四，对这一思想的研究还将有助于加深对当代科学实践发展的认识，从而更好地指导我们把握时代赋予的发展机遇，更好地利用科学的力量，实现自身科学发展，推进世界和谐发展，积极应对人类所面对的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和挑战。

（二）研究的方法

马克思的“自然史—人类史”方法本身就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而作为历史科学方法的“自然史—人类史”方法，一方面，指出这一思想的科学方法的性质，同时也包括另一方面的意思，在历史科学方法的视野中，运用当代历史科学方法来重新考察这一思想。当把这一思想作为历史科学考察的对象时，历史科学方法的总体性的实践方法就成为唯一的方法。这种方法要求我们必须把这一思想与马克思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创作的 actual 过程结合起来，与这一思想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的实现和展开的过程联系起来，并辅之以当代解释学方法来全面解读这一思想。

1. 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方法

也就是坚持研究的实践性和总体性，坚持把理论研究同实际紧密结合，做到理论研究成果能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关系问题上实现突破和创新。“自然史—人类史”作为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方法，既是马克思对现实的认识，又是马克思的方法。因此，要把马克思的整体思路放在时代和历史的大背景中，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整体的认识。

2. 坚持辩证的叙述方法，即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

在充分占有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资料和理论成果的同时，必须通过切合人们思维形式和习惯的表达方式才能使研究成果科学地呈现出来。在当今时代，辩证法仍是最好的叙述方式。

3. 坚持马克思的“普照光法”

即以马克思众多研究领域和方面中的起决定性作用和占支配地位的研究方法为主,以此作为去梳理和阐发其他方法的总体的视角和“以太”,在这种方法的阐述中显示其他方法的性质、特点以及在马克思历史科学方法中的“比重”。

4. 坚持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

这包括三个层面的方法:一是坚持从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最新理论成果和其他科学研究成果中,发现马克思历史科学方法的出发点,对这一思想进行新的文本关系的诠释,立足于现实、事物的后来阶段去认识马克思的方法。二是注意不是在马克思的结论中找方法,而是要通过对结论的分析得出方法,是“逆推”方法,是从马克思的理论成果中去认识马克思的方法。三是必须仔细研究马克思众多的笔记和手稿,这些“未成品”、“半成品”、“原材料”才是马克思方法的显现、成熟过程的“富矿”。

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史—人类史”思想出现在未发表的文本中,并且是被作者本人删节的部分,这就必须在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方法的解读基础上,借鉴、吸收、运用当代人文社会科学方法、后现代主义方法等等,特别是借鉴阿尔都塞的“症候群阅读法”、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法”来深刻解读这一思想。

第一,借鉴“症候群阅读法”。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原本的阅读和理解,不能单纯采取传统的字面意义的理解方式,而是要采用阿尔都塞的“症候群阅读法”。这种方法的可取之处在于,它通过转换阅读的框架,在本书中阅读出字面和传统框架下可见的东西之外的不可见、潜藏的东西。阿尔都塞认为,任何问题或对象,只有位于某个范围和视界之内,即一个给定理论框架和结构中,才是可见的。因此,必须转换阅读的框架,这样才能看见那些不可见的东西——那些失察的东西,要在表面的话语中辨认出深层次的东西,在充满文字的文本中发现空白的地方。它是由更新阅读框架产生出来的,可以称之为“转换问题框架”阅读法。

我们采取的方法是,在马克思的历史科学的框架中,阅读马克思著作的空白点——缺失的“自然史—人类史”思想。如果我们仍然固守马克思恩格斯把这段话删去的教条,或者坚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框架,就永远不会在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读出“自然史—人类史”的思想,这个

思想作为一种潜藏的思想就永远消失在马克思的文本中。但是这种方法最大的弊端在于，它容易导致以观念裁减事实的错误，或者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那种以观念解释实践的错误。但是，如果把这种方法结合实践的考察法，则是一种坚实的、可信的方法。

第二，借鉴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福柯认为，思想及其方法都是作为一堆历史符号和遗迹存留下来，需要透过这些遗迹去阐发当时的情况。福柯把历史的遗迹划分为“历史文献”和“碑碣”。福柯的这一划分具有一定的结构主义的功能意义，即“历史文献”不是一种历史的述说，而是一种历史的遗迹，而且是物化的历史遗迹。这种遗迹不是看他的文字内容和作者意图，那些都受到了作者预设观念的污染，要透过这些文字的遗迹去理解它背后的历史。这样作为历史主体——“文献的作者”就被排除在了历史之外。他认为，解读“历史文献”，就像考古人员在发掘历史遗迹，这文献遗迹里记载的文字根本就不认识，无从破解，于是开始知识考古学——把文献当作“碑碣”来破解。

这种方法试图抛开历史研究者，包括历史记载者的主观影响，实质还是一种西方的客观主义方法的回光返照。但是，它启示我们在对待马克思的思想的时候，对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以及其后继承者、发挥者的思想，需要区别对待和批判考察，不能进行“过度解释”，也不能想当然地进行思想的认同。

第三，借鉴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法”。要理解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效果历史”，就必须对马克思的文本的理解进行哲学的解释，基本的原则就是“总体性”和“历史感”。这是我们在理解马克思的思想时不可能摆脱的“哲学的意蕴”。

基于以上研究方法，本书的思路是把马克思的“自然史—人类史”方法作为一个具有总体性的历史科学方法加以考察和阐发。一方面，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方法相对于他的庞大的理论成果和作品而言，始终是贯穿其中的思想的主线和理论的框架，是一个既定的思路和方法，草蛇灰线，伏延千里。另一方面，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的过程，其中呈现出来的既定的理论成果本身又是其研究方法的呈现过程，也就是说，马克思的思想成果是在历史科学的元方法基础上的派生方法以及由此发展下去的第二级、第三级的方法……生成一个总体性的体系。因此，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方法是一个不断探索的、不断生成的开放性的发展过程。

（三）内容的概述

本书以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及其方法为主要线索，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自然史—人类史”思想的内涵为主要内容，在马克思对西方历史哲学的历史主客体理论的批判中，对马克思的“自然史—人类史”的概念、关系、本质、特征、原则等一般方法进行梳理和阐述，并在此方法的基础上，对马克思所阐发的具体的人类史方法和“自然史”方法的内涵、实质和过程展开论述。

本书还通过比较马克思晚年的研究领域和方法的演变；比较马克思的历史科学与恩格斯的历史科学及“自然史—人类史”方法的差别；恩格斯的历史科学对列宁的历史科学方法的影响；以及对马克思同时代的一些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评价，全面揭示“自然史—人类史”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和实践活动中的作用和意义。

本书的主要观点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卢卡奇的思想 and 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是阿多诺的思想）的启发和影响。他们最早发现并阐发了马克思的实践主客体理论，并探讨了马克思的自然史思想。但是，他们并没有把马克思的自然史、人类史思想系统化，更没有阐发出这一思想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方法的、路标性的意义。本书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上述观点的深化认识。

本书的第一章、第二章主要研究了马克思的历史科学观念的形成，即“自然史—人类史”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和理论前提。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即“历史社会”本质的基础上，马克思认为历史不过就是人活动的过程，对象化的实践活动是创造历史的本质活动。因此，不能像黑格尔的思辨历史哲学那样，通过对历史的哲学的考察，即只抽象地考察历史的主体性，直接把主体性客观化、绝对化，认为这样就建立了历史科学。马克思认为“历史科学”是实践地考察历史的科学，只有在全面考察实践的基础上才能建立真正的历史科学。

本书的第三章、第四章主要研究了作为历史科学一般方法的“自然史—人类史”，从整体框架和内部机制描述其架构原则和基本特征。马克思是从实践活动的主体性和客观性两个方面考察历史的，据此把历史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自然史—人类史”方法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在历史社会中，人类史及其方法是总体性的方面。在革命的实

践对异化实践的扬弃中，凸显了“自然史—人类史”的价值追求和社会理想。这一历史科学的方法是一种双向的架构，形成一种对客体考察的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相统一的科学架构。

本书的第五章主要研究了在“自然史—人类史”的方法的指引下，马克思所进行的具体历史科学方法的展开和发展的过程。马克思强调，历史科学方法不同于自然科学方法，自然科学已经有所进展，而历史科学的人的科学方面及其研究方法还是空白。在填补历史科学方法的空白的意义上，马克思超越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创造了新的历史科学的研究方法。纵观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从马克思的“自然史—人类史”方法这个元方法又派生出注重阐述实践的客观性的主体性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如生活—意识的辩证决定论、“社会有机体”、“阶级分析法”等。

本书的第六章主要研究了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人类史方法基础上，如何建立考察实践主体性的客观性的“自然史”方法。作为马克思的历史科学研究的总结果——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总成果的《资本论》，运用的就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理解为“自然史”的方法。这个方法注重考察实践的主体性的客观性——“历史辩证法”，即“抽象—具体法”、“从后思索法”、“普照光法”和“辩证法”等等。

本书的第七章通过把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与其晚年古代社会史笔记中的思想相比较，说明马克思这一方法是不断深化和丰富的过程。同时，通过把它同恩格斯的历史科学相比较，说明恩格斯真正延续了思辨历史哲学的传统，把历史科学看做建立在哲学基础上的。因此，恩格斯的“自然史—人类史”方法致力于建立自然辩证法体系。列宁延续恩格斯的思路，把历史唯物主义发展成为一种哲学唯物主义，奠定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框架的逻辑基础。

本书的最后一章通过把马克思的“自然史—人类史”方法与同时代的思想家试图建立历史科学的方法相比较，更加印证了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方法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历史证明，从批判的历史哲学到后现代主义，都没有能够解决历史客观性的证明问题，从而在历史哲学中，建立历史科学越来越不可能实现了。与之相反，当代历史科学的发展，马克思的“自然史—人类史”架构已经由一种理论在现代社会实现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科学体制、社会建制。在当代社会，个体科学家已经演变成为“科学

共同体”。在当代，科学共同体的这种建制过分受制于社会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忽视科学的本真价值。从“自然史—人类史”方法中，当代科学共同体应该汲取更多的智慧，避免科学过度工具化的倾向。

总之，通过对马克思建立历史科学的目标和研究过程的梳理，笔者深深体会到创建一门科学的艰辛和艰难。马克思在经历了对思辨哲学的批判后，全身心地投入人类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去，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该理论之所以成为科学，就在于方法——不再重复思辨哲学的主体性方法，而是对历史主体性的客观性加以证明。马克思深刻把握资本主义社会典型的对象化的主体思维方式，统一了历史主体性与历史客观性的辩证矛盾。这是马克思建立历史科学的关键，也是马克思不同于其他思想家、比他们深刻的地方。

当然，马克思是革命的伟人，但不是万能的神；马克思的思想属于一个时代，甚至几个时代，但不是永恒的圣经。马克思及其思想终归属于历史的时代。对象化的主客体思维方式与其时代一起终将被文化所超越。但他的思想永远向未来敞开着，总是让人们在开放的思想中获得生存的力量。

历史的晚夕已经透射出明天的一丝曙光。

第一章 哲学批判：从历史哲学到历史科学

历史科学奠基于历史的客观性，它是建立历史必然性、规律性体系的基础。建立历史科学首先要对历史的客观性加以证明。

马克思的历史科学的建立和探索是从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开始的，特别是黑格尔的哲学对马克思有巨大影响。从整个西方的历史哲学流脉上来讲，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沃尔什所谓的“思辨的历史哲学”的最高的发展形态和最典型的代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是在批判思辨的历史哲学的过程中产生的。所以，有的学者曾经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马克思对思辨历史哲学的批判中形成的。”^①

从维科开始到黑格尔，思辨历史哲学诉诸主体性，即从人的理性出发证明历史的客观性，从一种哲学的角度理解“历史”，并试图通过哲学思辨的方法建立他们所谓的“历史科学”。

一 历史哲学中的历史主体性、历史客观性

马克思建立历史科学的思想，受到西方历史哲学的思辨传统的重大影响。他对思辨历史哲学的顶峰——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的批判是其建立历史科学的直接的思想来源。

考察西方的历史，文艺复兴时期无疑是资本主义精神兴起的重要时期，其代表性的思想潮流就是历史主体性的崛起。西方对于历史的主体性和客观性的考察，形成了两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考察方法：一种是思辨的方法，就是维科所开启的西方历史哲学的方法。直到德国古典哲学，历史哲学的主题和本质都是对历史的主体性和客观性的考察。历史哲学方法把对历史的主体性的阐发本身就看做是历史的客观性的证明，

^① 庄国雄、马拥军、孙承叔：《历史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